

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写,长妈妈给他讲故事,说有个书生住在古庙里,晚间听到有人在叫他。他应了,却见一个美女朝他一笑就隐去了。后来老和尚识破这是妖怪,回头是要来吃他的,帮他逃过一劫。

幼年鲁迅从此记住:“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,你万不可答应他。”

有没有觉得鲁迅先生在内涵什么?

可以与《西游记》对看,书中有个很厉害的紫金葫芦,但凡拿着它喊你的名字,而你又应了的话,就会被收进去,一时三刻化为脓水。怎么对付它呢,也是别搭理它,它就教你没辙了。

世间许多麻烦,都是“应答”带来的。回到家,你喊一声“xx精灵”“xx同学”,AI说:“我在。”然后按照你的指令帮你开灯,开窗帘……回应,意味着进入规则,接受控制,提供服务。

# 不要回答!

闫红

貌似掌控者的人类一样经常陷入“被呼唤”的困顿:社交媒体的推送、热点话题的精准触达、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绑架……时时呼唤着你,当你快速回应,即时接入,不知不觉,就被谁“收了”。

所以,《三体》里那个好心的三体边缘人对地球人的善意警告就是:“不要回答!不要回答!不要回答!”不要回答不明不白的呼叫,也不要回答那些来者不善的提问。

《红楼梦》里春燕娘刚入大观园,没弄清楚里面的规矩,倚老卖老打她的挂名干女儿芳官。怡红院众人看不下去,晴雯站出来骂她,被春燕娘怼回去,袭人派出小能手麝月去“震吓”她。麝月第一句话是:“我且问你……”怎么样,居高临下的感觉是不是立即就有了?我倒不是站春燕娘,只是从技术角度看,这一问真像福柯所言的“权力游戏”。有些

# 听戏

刘治

有京剧团来本地演出,忙不迭预订戏票。父亲问,你也去吗?

谈及听戏的渊源,绝对与父亲有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,没有网络,电视也少,收音机独自支撑起民间文化生活的半壁江山,父亲常捧着“电匣子”,摇头晃脑。尤其是每天午睡,会先听上片刻,就这样,京戏成了我的催眠曲。二胡声一起,只消片刻,刚才还闹腾不安的我,便觉得眼皮发沉,睡意丛生……

孩提时,父亲曾借来一部戏曲大全宝典,具体书名,已不太清晰,依稀记得,其中内容多数为折子戏的唱词。因为常听评书《说唐全传》《杨家将》《三国演义》,所以书中所载内容并不陌生,从中居然翻出不少熟悉的人名!记牢的第一出折子戏,是《淮河营》选段,几十年过去了,一听到熟悉的锣鼓点,“此时间不可闹笑话,胡言乱语怎瞒咱……”。

去城里的戏院听戏,对当年的老百姓而言不太真实。只能耐心等待着镇上巡回演出的戏团到来,每当此时,村里像过大年一般热闹,礼堂里,早早便有孩子们三五成群,扎堆堆打,全是被大人打发过去占位置的。去听戏的,自然是中老年人为主,女性观众居多。有些阅历的,会随着剧情指指点点,听到动情处,感慨唏嘘,红了眼眶……场地里四处游荡着孩子,与《社戏》里去赵庄看戏的那群娃差不多,图的只是热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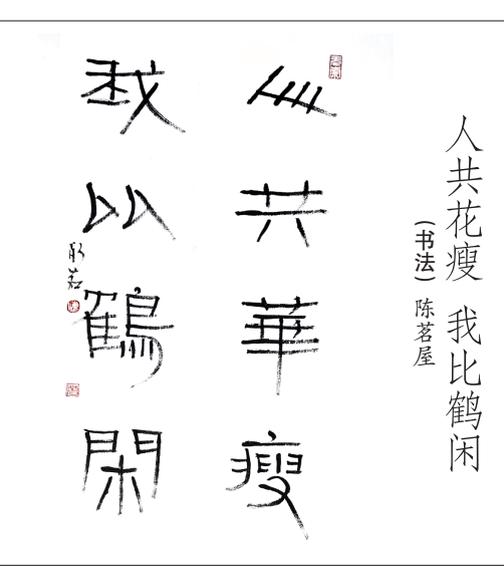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姨父总要拖我回去。但台上锣鼓喧天,并不影响他鼾声大作。快散场时,我用力推醒他,他用手掌抹去腮旁的口水,努力睁开惺忪的眼睛,发问:“啊?这么快就结束啦?”回家路上,有人与他打招呼,“老曹,今天的戏咋样?”他连连点头,“好嘞好嘞,我听得入神,差点都睡着了!”

很长一段时间,每见青衣出场,看她不慌不忙甩水袖,咿咿呀呀吟唱,感觉时间按下了慢放键,那光阴,比一场无聊的饭局还要冗长乏味……去现场,为的是看武戏,翻跟头、踢花枪、对打,真真热闹!不管懂或不懂,都会跟着连声喊好。让我改变看法的,是某年春晚,舞台上飘来一位悲切凄绝的青衣,再听唱腔,咦?演员感冒啦?嗓子怎么哑哑的?生平第一次听唱腔青衣,瞬间被这种哀婉别致的表达给征服了。此后,只要戏曲频道有程派演出,定然追着听,《锁麟囊》《荒山泪》《春闺梦》,每一出都没落下过。

我学琢磨唱词。《三家店》一开场,“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”,似乎自己化身虎落平阳的秦叔宝,感同身受,不胜凄凉。听赵葆华老师唱,“我的儿啊,哪阵风把你吹回来?”,让人几欲落泪。

我努力检索记忆,可有一节,却死活想不起来。上次随父亲看戏,到底是什么时候?记忆全然模糊,只记得在他腿上睡着了。

咚咚锵,咚咚锵,好戏开场了,父亲轻拍我,将我从回忆里拉回出现场。开场锣鼓响起,往事翻涌……



人共花瘦 我比鹤闲 (书法) 陈茗屋

发问不是求解,而是一种“权力技术”,目的是给对方定位。

我没有春燕娘那么老迈昏聩,但有时也会这样“被定位”。和春燕娘不同的是,我可以选择不回答,但莫名其妙的好胜心或是“道德癖”,总是让我立即回应——明知人家并不

要看你的答案。有次看到有人说“有问必答是天下第一傻”,顿时醍醐灌顶。回答,就是进了人家的包围圈,人家是怎么问怎么有,而你再有理也已经不再完整,真的太傻了。

但表面上的沉默,并不是彻底的不回答。有时你人走开了,心还沦陷在问题里,一再地复盘、自辩,拉着亲朋好友,证明“我没错”,这仍然是回应。

归根结底是内心太弱小,依赖一个“对的世界”,质疑声似乎在将我们排斥于“对的世界”之外,要通过辩论和自证,来快速修

复、重新进入。想真正做到不回应,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城邦,你和外界是平等邦交,而不是人家城门下的徘徊者。

更进一步,有时我们连自己内心的呼叫也不必回应。有个说法叫作“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”,但有

的声音未必必要听。比如说我写稿写不下去时,就听见内心不断点菜,一会儿想点杯奶茶,一会儿想弄点小零食,一

旦搭理了,比那妖怪还要命——求人不如求己,谁能扛得住自己内心的软语温存呢?硬下心肠装作听不见,也就过去了。

我还有点轻度强迫心理,前几年陪读,出租房条件比较差,白天会回自己家待上一整天,晚上再出去,每天都是在出差。一出门,我心里就会有声音问自己:“燃气关了吗?”“窗户关了吗?”“电饼铛断电了吗?”明明知道没问题,甚至

# 书法艺术不应被参数复刻

庄木弟

纵观书法史,颜真卿《祭侄稿》笔墨参数可算,却难复书写时的悲愤沉郁;怀素《食鱼帖》笔法轨迹可摹,却无彼时纵情快意的生命场景;赵孟頫《二赞二诗帖》酒后挥毫寄寓抑郁孤怀,笔墨间的心境起伏,更非算法能再造。这些经典皆以情性为魂,深刻印证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心灵的专属投射。

到灵魂的悸动;算法能模拟章法布局,却装不下心底的赤诚。艺术的鲜活,本就是心底的期盼、灵魂深处的呐喊,是创作者生命体验的赤诚流露,是精神世界的真切回响。真正的书法遗产从来不是被3D扫描的墨迹,而是每个书者在当下时空中,以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完成的发自本心的书写。

年终岁末,辞旧迎新之种种,发愿景,吟祝词,盈喜念……总之,绘蓝图也好,画馅饼也罢,跨年之际,或言或默,人们大抵会许个愿,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

值2026新岁来临之际,我亦铆足龙马精神,屏聚意念,劲运心力,诚立此愿:惟望吾妻之大病于2026年顺利痊愈,回归正常健康生活!

妻罹患乳腺大病,自初觉至今实有两年半时间,其中蹭蹭,难以尽言。2023年7月起赴,2024年4月中旬左乳完切,医生当时判断不算严重,于标准规范治疗后未施后续治疗。但在年内,为消除现实身体痛苦侵扰,防范术后次生风险,妻又接受了子宫和单卵巢切除,以及甲状腺切除。年内四次手术,妻苦志志,劳筋骨。她跟我说:“我可不能倒,我倒谁照顾你!”

2011年盛夏,咱俩在某婚恋网上相识,她烟台人,我上海人。八月里她来上海同我会面,

一周后返回。五天后再来时,攥我这“轮椅哥”一句“我不管你没人管你了”后就没再走。

2012年元旦一大早,气温很低,那天咱俩是黄浦区民政局开门上班后第一对领证人。出门没吃早饭的两人领完证饥肠辘辘,在路上找了早点店,开了一顿豪华早餐:浇头面、大小馄饨、生煎、粢饭团。

店里香喷喷热腾腾,咱俩沉浸在这浓浓的烟火气里,吃完饱嗝一打,互敬茶水祈愿新年:往后过日子,同甘共苦,同舟共济,我出脑子伊跑腿,过好日子没问题。妻肖龙,我属鸡,据说龙和鸡是黄金搭档。

打那次新年许愿,一晃十来年。咱俩互相守诺,经受风风雨雨,2026年元旦那天,是我们的“象牙婚”纪念日。

2025年4月里,在妻手术后差不多一年时,她对我说,很想回

起因是“为什么是上海”。黄霁的手指拂过书架,停在一本书上——《为什么是上海》。纸页翻动间,“工程师黄瑞烁”六个字跃入眼帘,这是她父亲。

她已经有些年没有在出版物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了。马尚龙的文字睿智而克制,从中黄霁读出了“懂得”。父亲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浙大老大学生、中国0.3毫米活动铅笔的发明者一生沉默地工作,化作他人笔下的风景,成为解答这座城市密码的一枚小小钥匙。

黄霁发了朋友圈,在书店遇见父亲,文字里的他。

“四眼老王”王佳彦在深夜刷到这条。这位上海电影节的“排片大王”,朋友圈里有三千多人,每天这条流像外滩的人潮一样汹涌。但看到这条,他停住了。

老王在电影节工作中认识黄霁多年,知道她父亲的传奇。他也认识马尚龙,了解他所有的“上海”系列。两个在他朋友圈里毫不相干的人,突然在一本书里相遇了。他截了图,发给马尚龙:“马老师,您书里的黄工,他女儿今天在书店读到您的书了。”

一场见面就此约定。马尚龙从未见过黄瑞烁,却已在文字里与他相识许久。

这试图写多本“上海”系列的作家,一直试图捕捉这座城市的魂。而黄工的故事——那位在上海轻工业局服务了30多年、创造了无数专利的工程师——恰恰是他寻觅已久的注脚。

这是一种奇妙的“量子纠缠”:即便未曾谋面,两颗灵魂已在同一频率上共振。

在“老弟兄”餐馆的见面,平静而自然。马尚龙说,他对黄瑞烁的兴趣,来自采访记录。“我看那些采访时就在想,”他说,“一个人怎么能为一支铅笔的铅芯投入那么多时间?后来我明白了,他做的

确定地知道检查过了,还是担心所谓“检查”会不会是一种错觉。我干过开出几公里又驱车返回的事。

心理学说这是大脑在焦虑状态下普遍的工作模

式:情绪反应会暂时压制理性思考。面对不确定的问题,大脑的警报中心杏仁核会立刻将其视为威胁,触发强烈的焦虑感,负责理性分析和克制冲动的前额叶皮层功能会被抑制,无法客观评估风险(比如我关好门的概率高达99.9%),而被一种“不立刻解决就会出大事”的灾难感所驱使。好在这种焦虑在10—15分钟内自然达到峰值并开始消退。只要“不理睬”那个冲动,应刺激素水平逐渐下降,理性大脑便会重新上线。

有些念头没那么紧急,也会让人很烦恼,比如无端端想到各种不确定性,无法百分之百消弭的

隐忧。此时若去跟自己反复辩论其概率有多少,或试图构想万全之策,也会越陷越深。不妨丢到一边,“过一会的就好了”。

人生处处是呼唤,有些是恐吓,如紫金葫芦的吸魂索命;有些是诱惑,如古庙美人的嫣然一笑;还有些,是自己内心永不停歇的盘问与犹疑。都可以用“不回答”来破局。沉默不是认怂,也不是逃避,是你的护身符,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。不怕妖怪太厉害,就怕我们应得太快。

7月手术后月余一天晚上,妻来我跟前支吾道:“想不想看看?”我说:“看啥?”话出一瞬,也明白了她在说啥。

妻的胸膈上方,左右颜色一浅一深两条刀疤,呈八字横亘着。妻先沉默说:“怎么不說話?”我瞎抖机灵道:“断臂维纳斯才叫美啊!”

妻嗔笑:“得了吧你!”

2025年11月初,我们已到烟台住下,均好。全部八次化疗已告完成,靶向治疗将到2026年6月结束。

新年祈愿之外,我告诉妻:时光不弃,一路有你,我一直在。

张戟

不是铅芯,而是一种可能性——让线条更细、更精确的可能性。”

黄霁补充道:“我爸爸退休后还一直在家里搞小发明。他在清扫机器人出来之前,就自创了自动行走的扫地机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这太“上海”了——连退休后的发明都这么“实用主义”。

这就是工程师思维。就像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0.3毫米的铅芯,实则比普通铅芯细了近一半。在外人看来,这或许只是一支笔的改良;在黄工那里,却是一场需要攻克几十个技术难关的战役,花了整整三十年。

这其实也正是马尚龙从一个工程师身上看到的“上海精神”的缩影。那种对精确的执着,对细节的痴迷,对“做好一件事”的朴素信仰,正是“上海制造”的灵魂。“上海制造的前世,是一群相信‘螺蛳壳里做道场’的人;上海制造的今生,应该是让这种精神在新时代找到新的‘道场’。”黄老说。

这话说得透彻——上海的力量除了宏大的声望,还蕴藏在无数个0.3毫米的精确里,在每一个细节的较真中。

再回到“为什么是上海”?在这场“上海式相遇”里,我好像又看到了一个答案。

黄瑞烁们,用一生做好一件事;四眼老王们,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;马尚龙们,记录并传递着这座城市的精神温度。在这座城市里,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隐秘的连接网络。它可能通过一本书、一个共同的朋友、一段共享的记忆建立起来。这种连接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。在上海这座两千四百万人的城市里,人与人的距离,往往比想象中更近。而这些微小、坚韧的连接,最终编织成了这座城市看不见的经纬,让上海之所以是上海,不仅在于高度,还在于精度,在于0.3毫米般精密、妥帖、必然的相遇中。

王路

“0.3毫米”的上海式相遇

张戟

十日谈 明起刊登一组《飞鸿往来》,责编郭影。

新年之约 责编:殷健灵